

“惟王曰祀”“王曰×”就是把王的一件重要行事,用简要的文句来概括,然后就把这件事作为时间的标准,所以,我们可以看到简文最后的“王乎作册任册命白(伯)奭(撮):‘夔’”就相当于王曰夔,这里没有说哪一年,“夔”可以读为“作”,作事情之作,或者类似的什么事,这里不一定说死了。王曰夔是一种重要体例。这种“王曰×”的重要体例以前在西周没有见过,商末甲骨里有。

这就跟我在《新见 II 簋与“周有八士”》中写的情形类似,^①如果不了解这种体例的情况,就会误判。这样看来,这是一篇文献,不是两篇,而且就到这儿为止,完完整整的,不能够去掉。

“摄命”即《书序》“奭命”“囧命”说^②

贾连翔

(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)

在即将刊布的清华简第八册整理报告中,有一篇新见《书》类“命”体的文献,原无篇题。^③简文开篇云:

王曰:劓侄夔(戔)奭(撮),亡丞朕卿(享)……

篇末又云:

佳九月既望壬申,王才(在)蒿(镐)京,各(格)于大室,即立,咸。士夷右白(伯)奭(撮),立才(在)中廷,北卿(向)。王乎作册任册命白(伯)奭(撮):‘夔(且)’。”

文中受册命之人为“伯奭”,“奭”字写作:



整理者已指出此字见于郭店简《缙衣》:

《寺(诗)》员(云):‘禊(朋)各(友)卣(攸)奭=(撮撮)以愆(威)义(仪)’。(简45)

与传本、唐开成石经本对照,知其读为“摄”,裘锡圭先生认为此字从“聃”声,“聃”“摄”古音相近。^④因此,按《尚书》名篇的惯例,本篇暂题为“摄命”。

一、“摄命”即“奭命”“囧命”说的提出

李学勤先生最初在披露本篇内容时曾敏锐地指出“受王命的人物名‘奭’,我个人曾猜想这个字

① 李学勤《新见 II 簋与“周有八士”》,《中原文化研究》2017年第1期。该文收入李学勤《清华简与古代文明》,南昌:江西教育出版社,2017年。

②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“中国古代竹书形制及出土竹书整理方法研究”(17CZS054)、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“先秦两汉竹书形制及相关问题研究”(16LSC020)、清华大学自主科研项目“中国古代竹书形制及出土竹书整理方法研究”(2016THZWJC05)阶段性成果。

③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,李学勤主编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》(捌),上海:中西书局,2018年,待刊。

④ 荆门市博物馆《郭店楚墓竹简》,北京:文物出版社,1998年,第137页。

可能被误读为‘𦉳’那么篇文或者与古文《尚书》的《囧命》有关?这当然还只是猜测而已,不足为据。”^①现在看来,这个说法的可能性应该是很大的,笔者不揣浅陋,试提供一点佐证。

《书序》云:

穆王命伯囧为周太仆正,作《囧命》。^②

《史记·周本纪》载:

穆王即位,春秋已五十矣。王道衰微,穆王闵文武之道缺,乃命伯𦉳申诫太仆国之政,作《𦉳命》,复宁”。^③

《周本纪》之“伯𦉳”,《书序》作“伯囧”,《古今人表》与《周本纪》同,《说文》卷一〇“𦉳”字下:“《周书》曰‘伯𦉳’。古文𦉳,古文囧字。”^④如果承认《书序》与《周本纪》等所记为一事的话,那么在汉代司马迁、许慎等人所看到的《尚书》版本中,“囧”与“𦉳”是互为异文的。这一点自汉代以来几乎是学界的共识,如宋王应麟《汉艺文志考证》即称“《囧命》为《𦉳命》。”^⑤

“伯囧”何以作“伯𦉳”?一直以来都是难以解释的问题,《摄命》的出现或可为此做出合理的解答。

二、‘𦉳’乃‘𦉳’之讹

从先秦人名的情况来看,“伯𦉳”应是这个人物的字。^⑥实际上,“𦉳”字在传世先秦文献中除了与《尚书·囧命》有关的内容外,罕有使用。《说文》释其义曰“惊走也。一曰往来也”,不知所据为何。《玉篇》《广韵》收录此字,释义则与《说文》同。《说文》又认为“𦉳”是“𦉳”的古文,而“𦉳”字除了出现在字书之外,典籍中未见使用。《说文》:“𦉳,乖也。从二臣相违。读若𦉳。”孙星衍《尚书今古文注疏》又云“今《汉书》作‘𦉳’,《尚书释文》作‘𦉳’,皆别字。”^⑦可知“𦉳”字又有“𦉳”“𦉳”等不同的形近写法。目前与“𦉳”的这一类写法时代最接近的形体,我们可以参看《汗简》“囧”字下收录的源自《尚书》的字形:^⑧



林义光在《文源》中就曾认为“𦉳”不从“𦉳”,“𦉳经传未见,恐无其字”。^⑨同时,他还引伯侯父盘(《集成》10129号)、弭仲簠(《集成》04627号)为证,认为“𦉳”古文作“𦉳”,“象人耸两耳形,两耳审听,儆惕之象,与‘𦉳’同意”。^⑩“𦉳”即“𦉳”之异体,其音可与“囧”通。然而考虑到“伯𦉳”是这个人的字,“𦉳”的异文当是声韵上的通假,不应该是同义字替换,而“𦉳”与“𦉳”的读音又相距甚远,因此林氏之说难以周全。

① 李学勤《在〈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(柒)〉成果发布会上的讲话》,《出土文献》第11辑,上海:中西书局,2017年,第2页。

② 阮元校刻《十三经注疏(清嘉庆刊本)·尚书正义》,北京:中华书局,2009年,第524页。

③ 司马迁《史记》卷四《周本纪》,北京:中华书局,1982年,第134—135页。

④ 许慎撰,徐铉校定《说文解字》,北京:中华书局,1963年,第215页。

⑤ 王应麟《汉艺文志考证》卷一《书》,北京:中华书局,2011年,第137页。

⑥ 参见李学勤《先秦人名的几个问题》,《历史研究》1991年第5期,第106—111页。

⑦ 孙星衍《尚书今古文注疏》卷三〇《书序》,北京:中华书局,2004年,第611页。

⑧ 徐在国《传抄古文字编》,北京:线装书局,2006年,第666页。

⑨ 林义光《文源》,上海:中西书局,2012年,第182页。

⑩ 林义光《文源》,第157页。在弭仲簠铭文中,该字用作器名的声符,且铭文现仅有摹本流传,字形尚难晰辨,暂置阙疑。

马叙伦则认为“𦣻，即𦣻字，𦣻为古文囧，二臣相背，焉得为明？古文臣与目相近，故二目讹作二臣……𦣻读若拘……从句得声，句音见纽，𦣻音亦见纽，𦣻声鱼类，𦣻声阳类，鱼阳对转……当入𦣻下为重文。”^①可见马氏认为“鬯”本应作“𦣻”，这大概是从《尚书释文》等异文中得到的启发，目前尚找不到古文字材料的例证，而所谓“𦣻为古文囧”，也缺乏可信的证据。

林氏之说是可取之处的，如他所引伯侯父盘铭曰（释文用通行文字转写）：“伯侯父媵叔妣𦣻母盘，用祈眉寿，万年用之。”^②“𦣻”字形作：



文中“母”是“叔妣”的美称，“𦣻”当是其字，这个字形与“伯𦣻”之“𦣻”是相同的，又与前引《汗简》中的形体很近似。此外，古人以“𦣻”为名者，还可举出西周中期的𦣻簋（《集成》04098号），铭曰“唯八月既生霸，𦣻作文祖考尊宝簋，用孝于宗室，𦣻其万年，孙孙子子永宝。”^③战国简中亦见有名“𦣻”之人，如包山简186号有“盩阳令𦣻”。^④上述这些“𦣻”字，皆从𦣻（二耳相对）从大（正面人形），或谓“𦣻”为“𦣻”之省，^⑤是泥母叶部字。

另外值得注意的是，孙星衍提到《汉书》“鬯”作“𦣻”，在《摄命》篇的“𦣻”字中，也有“耳”中间仅存一横划的形体，写作：



《汉书》多用古字，从上举的这个字形来看，“𦣻”的来源或确有所本。综合来看，李学勤先生认为传世文献中的“鬯”是“𦣻”的误认，显然是合理的。

三、“囧”乃“囧”之讹

与“鬯”字的情况相似，除《尚书·囧命》外，“囧”字在传世先秦古书中也十分鲜见。“囧”古同“冏”，“冏”的用例唯见《晏子春秋》：“未几，朝韦冏解役而归。”俞樾云：“韦冏，人名。朝者，召也。”^⑥《说文》：“冏，𦣻牖丽廔闾明。象形。凡冏之属皆从冏。读若犷。贾侍中说：读与明同。”^⑦甲骨文中通常被隶写作“冏”的字，系地名用字。^⑧金文中与之相同的字形作为单字使用的，目前仅见于戈父辛鼎（《集成》02406号），^⑨应属于族徽。与此同时，在古文字中，“冏”一类的形体每每是作为“𦣻（明）”“盩（盟）”等所从的部件出现，数量很多，此不赘举，它们与《说文》对“𦣻”“盩”的形体分析是相合的。在战国文字中，“𦣻”“盩”已多从“日”旁。另有一类从月、黑省的“𦣻（晦）”字，形体与“𦣻”相近，容易混同，其所从部件并非“冏”，而是“黑”的省形。^⑩还有从卤从皿的“盩（盐）”字，形体也每每与

① 李圃主编《古文字诂林》第3册，上海：上海教育出版社，2000年，第533—534页。
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《殷周金文集成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07年，第5437页。
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《殷周金文集成》，第2264页。
 ④ 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《包山楚墓》上册，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1991年，第363页。
 ⑤ 何琳仪《战国古文字典：战国文字声系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8年，第1433页。
 ⑥ 张纯一校注，梁运华点校《晏子春秋校注》卷二《内篇谏下第二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14年，第84页。
 ⑦ 许慎撰，徐铉校定《说文解字》，第138页。
 ⑧ 姚孝遂、小丁《小屯南地甲骨文考释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5年，第47页。
 ⑨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《殷周金文集成》，第1219页。
 ⑩ 参见晏昌贵《〈三德〉四札》，简帛网2006年3月7日，http://www.bsm.org.cn/show_article.php?id=272。

“盟”近似,旧被误释为“盟”,其所从部件也非“囧”,而是“鹵”。^①从以上情况看,《说文》中含义为“明”的“囧”字,在先秦时期还没有作为独立字的确切词例,而“囧”除了“明”之外是否还有其他含义,目前尚不清楚。




“囧”的读音是见母耕部,或谓“读与明同”,是明母阳部。如果我们承认“𠄎”是“𠄎”的讹字,“囧”与“𠄎”又难以建立音、义上的关联,那么“伯囧”的“囧”来源又是什么呢?

我们试看上博简《缙衣》与前引郭店简《缙衣》相对应的一段话:

《峇(诗)》员(云):“𠄎(朋)𠄎(友)𠄎(攸)囧=(囧,囧)以威义(仪)。”^②

传本的“摄”,简文写作“囧”,字形作:



“囧”字《说文》有收录“下取物缩藏之。从口从又。读若聂。”^③叶德辉《读若考》已认为“手部摄 摄 引持也 从手聂声 与囧义同。”^④今简本《缙衣》异文可证其说。讲到这里我想大家已经能够看到,“囧”与战国文字中一些“𠄎”“盟”或“𠄎”“盐”等所从的“囧/黑/鹵”形是何其相似了,比如《侯马盟书》一五六:一七号中的“𠄎”写作,一九五:七的“盟”写作,《古玺汇编》〇一九八中的“盐”作等等。^⑤

“囧”字形体来源很早,甲骨文中已经出现(《合集》022173、222903号)。^⑥此外在望山2号墓简50、上博简《凡物流形》简4、银雀山汉简《晏子》简532以及陶文等均有使用,^⑦是否都读“摄”一类字,还需要讨论,^⑧文繁不赘。根据“囧”与“摄”的对应关系,似可将“囧”理解为“引持”之“摄”的表意初文,“摄”则是后起的形声字。“摄”以“聂”为音符,故简本《缙衣》“囧”之作“𠄎”是声韵通假的关系。

秦始皇焚书之后,汉代所传《尚书》和《尚书》学主要有两个来源,一是秦博士伏生本及后来的欧阳、大小夏侯《尚书》,即所谓“今文尚书”;一是孔壁所出用战国古文书写的《尚书》,即“古文尚书”。《尚书正义》载孔壁逸《书》的篇目云“《囧命》二十四”,段玉裁《古文尚书撰异》云“盖作‘囧’者,古文《尚书》;作𠄎者,今文《尚书》。”^⑨孔壁所在之曲阜是战国时期鲁国的都城,书中文字或认为是战国文字中的齐系文字,^⑩或认为有楚文字影响,^⑪猜想其中正是采用了上博简中“囧”一类的写法。

实际上,无论先秦时期“囧”是否是一个独立的字,至少在汉代,它已经作为独立字使用了,而汉代学者们将抄本《尚书》中的“囧”误认作形近的“囧”,也是容易理解的。

① 参见林沅《读包山楚简札记七则》,《江汉考古》1992年第4期,第83—85页;刘钊《谈包山楚简中“煮盐于海”的重要史料》,《中国文物报》第43期第3版,1992年10月18日;赵平安《战国文字中的盐及相关资料研究》,《考古》2004年第8期,第56—61页。

② 马承源主编《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(一)》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1年,第67页。

③ 许慎撰,徐铉校定《说文解字》,第125页。

④ 丁福保《说文解字诂林》北京:中华书局,1988年,第2732页。

⑤ 这一类“囧”形的梳理,参见何琳仪《战国古文字典:战国文字声系》,第721—725页。

⑥ 李孝定《甲骨文字集释》第六,台北: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,1965年,第2117页。

⑦ 参见陈伟等《楚地出土战国简册[十四种]》,北京:经济科学出版社,2009年,第290页;马承源主编《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(七)》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8年,第81页;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《银雀山汉墓竹简(壹)》,北京:文物出版社,1985年,第53页;高明、葛英会《古陶文字征》,北京:中华书局,1991年,第52页。

⑧ 《凡物流形》《晏子》中的“囧”,在文中读“囧”亦可通,似存在异字同形的现象。

⑨ 段玉裁《古文尚书撰异》卷三二《书序》,《皇清经解》卷五九九,臧丰庚申补刊本。

⑩ 参见王国维《桐乡徐氏印谱序》,见《观堂集林》,北京:中华书局,1959年,第299页;何琳仪《战国文字通论(订补)》,南京:江苏教育出版社,2003年,第86—101页。

⑪ 李学勤《论孔壁中书的文字类型》,《齐鲁文化研究》2002年第1辑,第5—6页。